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回 岳飛與宗澤談兵

卻說王善正在帳中點集眾人，四下排著軍器，整整齊齊。轅前畫鼓三通，聽號令者，各依次而列。忽小校報東京留守宗相公來到。善下令曰：「有幾多軍馬來？」小校曰：「只一人單騎來到，並無一軍護從。」善曰：「爾眾人列開，待我出去迎接。」王善出得帳來，宗澤一騎已到營前。王善俯於地曰：「犯惡狂徒，有勞相公來到，未及遠迎，罪當萬誅。」澤下馬，以手扶起王善。二人同入中軍。王善請澤坐定，下頭便拜。澤泣謂之曰：「觀君之貌，非類小輩。君之英武，足可顯名。當朝廷危艱之時，使有如公一二輩，豈復有敵患乎！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。」善感泣曰：「我輩雖稱盜賊，原係良民，因值世界離亂，金兵犯關，吾眾不得安生，寧可棲身草莽，苟延性命。近聞相公大人來守東京，眾人意向即欲來歸降，未得機會，是以不果。今相公寬斧鉞之誅，加以恩信招撫，敢不效力！」遂解甲而降。一時歡呼之聲震動山嶽。王善令眾人宰羊殺馬，設大筵席，款待宗澤。是日，大吹大擂，各勸宗澤酒。

宗澤亦坦然無疑，盡醉而飲。王善謂其眾曰：「宗相公真吾父母也！你等休得再有異心，今日同歸朝廷，建立功名，誠強於從我為盜，萬古只作罵名矣！」眾皆應曰：「願隨將軍號令！」宗澤次日領王善一起眾人，入了東京城。軍民百姓見之，無不悅服。宗澤升府堂，僚屬俱來參賀畢，王善進說曰：「離東京七十里，有吾類楊進者，號沒角牛，聚眾三十萬，與彼處楊進、王再興、李貴、王大郎等，擁眾各數萬，往來剽掠京西，無人敢敵。僕請相公命，前往招諭，同來納降。」宗澤大喜，即與王善空名誥身數道，令其前去招安楊進等。王善接過誥身，迳往京西地界，來見楊進等，諭以宗澤恩信及朝廷威福，眾人皆悅，俱隨王善進東京納降。宗澤各重用之。即遣人奏知高宗，請車駕還京。

差人辭了宗澤，迳進南京，奏上宗澤表章。帝覽表，與眾臣商議還京。黃潛善等奏曰：「東京自經虜過之後，六宮殘毀，如何容得聖駕？衙門荒穢，如何居得眾百官？陛下莫若幸荊、襄、江淮，以圖恢復。待天下寧息，京城修整，那時還亦未遲耳。」高宗曰：「卿言正合朕意。」即下詔荊、襄、江淮有司，修整宮苑衙門，以備巡幸。獨李綱堅奏請從宗澤之議，帝竟不決。

卻說使者復命來見宗澤，與道聖上欲幸荊、襄、江淮等處，車駕不復來京。宗澤聞此消息，即具表復遣人奏知高宗。高宗正與大臣在內廷議事，閣門大使奏東京留守宗澤仍有表到。帝命宣入。使者進上表章，其略云：臣自理開封以來，物價市肆漸同平時，將士、農民、商旅、士大夫之懷忠義者，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，以慰人心。其倡為異議者，非為陛下忠謀，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欲留為地耳。惟陛下審之。

高宗覽表畢，以示眾臣。眾臣未及對，李綱曰：「臣觀宗澤之語哀哀可聽，發於忠義。陛下可優詔慰之，以從其策，庶為言路之勸。」帝欲從李綱之議。黃潛善力譖車駕幸東南。帝未決，顧李綱曰：「卿知宗澤之為人，用卿所薦，以為東京留守，試以澤才智與朕言之。」綱曰：「臣近日方知真定、懷、衛間敵兵甚盛，方密修戰具，為入攻之計。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，以圖收復。京城四壁，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。造戰車千二百乘，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，於城外駐兵數萬，澤往來按試之。又沿河鱗次為遙珠砦，連結河北、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。於是陝西、京東西諸路人馬，咸願聽澤節制。到任未二十日，招安劇賊王善等數十萬眾，東京軍民賴以安。觀此足知澤之所為，與他人大不侷矣。」高宗聞李綱道宗澤之可任處，大悅曰：「朕得此一二人預守都城，則金人亦不敢屢屢南下，二帝不致遠狩，天下有磐石之固也。」因下詔，令宗澤得節制用事，俟入京師，同議興舉。

使者迳齎王命來見宗澤。宗澤受命已訖，款待使人回朝，遂準備入京師之計。忽轅門外軍人綁過一將人跪階下，澤問其由，軍人曰：「秉義郎岳飛所部之眾於途中強奪民人兩具事發，實犯留守軍令，當刑，故綁來見。」岳飛亦不待辯，仰天大呼曰：「即今胡騎擾亂，中原離黍，留守莫不要中興者乎？」澤笑曰：「爾有何說？」飛曰：「若要宋室中興，何因細故而斬壯士？」澤曰：「爾犯吾軍令，本當誅首以禁其餘。然而三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即目金兵攻打開德府，軍情報急，與你五百精騎兵前去退敵金兵，候在立功贖罪。如此去不勝，二罪俱發。」岳飛慨然請行，遂辭了留守，領著五百人馬，帶部下副將張憲、吉倩等，逕往開德府進發。三軍將近汜水地界，岳飛下令屯下營寨。次日擺開陣勢，搥動戰鼓，早見對陣中金兵擁出，門旗開處，兩員虜將手執招旗，東指西搖，催趨人馬殺過宋軍中來。岳飛大怒，下令眾軍靠住陣腳，看我立誅此賊。

飛下令已罷，拽滿蒲離弓，指定連發兩矢，正中兩員虜將，四腳騰空，翻身落馬。正是：都來三寸無情鐵，透甲穿袍兩命休。

岳飛既已射死虜將，揮動人馬，殺入金家陣來。金兵大敗，各拋戈棄甲而走，遺下器械輜重不計其數。岳飛鳴金收軍，遂解開德之圍。次日班師回東京，來見宗澤，具上殺退金兵之功。

宗澤大悅，奏升岳飛為修武郎。自是每日與澤議論兵法，深合其意，澤甚敬重之。

時宗澤留守府中調度軍務，忽報大金人馬近日哨到曹州，聲息甚緊。宗澤問眾將，誰可去曹州界上打探金兵消息？一將應聲而出曰：「小職才雖不足，願領人馬去退金兵。」眾人視之，乃修武郎岳飛也。宗澤喜曰：「將軍肯去，吾復何憂。」遂與精兵五百，付岳飛符。岳飛承了將令，拜辭留守，引兵望曹州來。三軍正行之次，忽見哨馬回報，曹州金家人馬甚眾，未可前行。岳飛聽罷，即擺開陣勢，橫槍勒馬，立於門旗下，厲聲高叫：「違天理胡賊，好生退回人馬，免你立見誅戮！」道猶未了，見金陣上一胡將持刀躍馬而出。岳飛看其人，生得形容古怪，赤鬚黃睛，乃幹離蒲盧，更不打話，綽刀直奔岳飛。岳飛挺槍來迎。二騎戰未數合，幹離蒲盧氣力不加，撥回馬望本陣逃走。岳飛勒馬追去，離金陣數十步間，按下長槍，拽滿離弓，望金將背後射來，正中幹離蒲盧脊背上，連衣帶甲，直透前心。既看時，死於馬下。宋軍賈勇而前，無不一當百，大破金兵，追數十里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聚成河，降者不計其數。岳飛大勝，即班師離了曹州，回到東京，來見宗澤，備言殺敗金兵之事。澤復保奏升岳飛為武義郎，其餘將校各依次而賞。

是時宗澤見岳飛屢建奇功，因謂之曰：「爾驍勇智略，弓馬才藝，雖古良將不能過是。然只好野戰，非萬全計。」因將陣圖一冊以授岳飛曰：「君當細察於此，方知古人用兵。」岳飛接過，從頭看了一遍，遂還之。澤曰：「陣圖爾曉得麼？」岳飛對曰：「多蒙見愛賜教陣圖，飛細觀之，乃是死殺之法。」

古時與今時不同，戰地有廣狹險易，豈用得一定的陣圖？夫用兵大要在於出奇，做敵人不能測我之虛實，方可取勝。若在平地廣闊處，忽有賊倉卒而來，那時怎得工夫排佈陣勢與他敵對？

況今留守麾下將士知陣法者少，若專用陣法，不知以權濟變，已被敵人知我虛實，彼以精兵四下而來，那時我軍難留一個矣。」澤曰：「據爾之論，古時陣法不必用也。」飛曰：「排了陣勢，然後方戰，此乃兵家之常法。然用兵之法，不可死執於此。其用兵之妙，全在乎一心。仰望留守持正思之。」宗澤見岳飛議論有理，大喜曰：「宗澤自從戎以來，再無人談兵法若此。今聞將軍之言，如醉方醒，使我胸中痛快不能捨也。」遂選有才幹軍士一千餘人，付飛教學陣法。自是每與岳飛在府中談議終日。